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以嗜欲起性命分明為性命而發由魏無真人所以武侯不聞真人之言胡不近反之性命而乃遠思愛民偃兵知牧馬與牧民一道即知上品雖殊而踐形盡性則不殊儒墨揚秉之各自為君也不如調瑟者以一弦為二十五弦之君知暖姝濡需卷婁之不同而於失性殘命則同知物與物之相守如磁石之吸鐵一知則無不知又能以不知為知此之謂真人之知

徐無鬼魏隱士也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慰勞之也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居廟堂者不知山林之適而反以為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

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徐無鬼乃借其意而反之謂山林非勞廟堂為勞君將盈

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逐物喪真內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好

惡則耳目病矣耳目無聞見則外者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內外交病君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壹 牛集十一

可勞莫甚焉 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不悅其言也少焉有間也徐無鬼曰武侯

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于所好嘗語君吾相狗

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以搏執求飽得飽則止喻士之最下者中之質若

視日視日請上視高遠而心若有所思者喻中士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身也精神不

上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

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馬走曲直方圓動而未若天下馬合規矩喻國士也

也喻天下士也天下馬有成材才自己足不須教習若郵音恤若失音逸若絕塵

可止也若喪其一凝神定氣之意若喪其精非止亡而已若是者超軼音逸過也

言其走之速而塵不揚也不知其所所以然也武侯大說音悅而笑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穀

反覆操縱其說謂之從橫太公兵法藏於金版音韜六韜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

吾君使吾君說音兌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流罪之人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舊相知者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僅識面者及期年也

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其鄉人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此段曲揣人情以喻

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遇其人分明笑魏國無人夫逃虛空即空谷也者藜藿桂塞也乎

鮑音由之逕山溪之間鮑鮑所由之處跟音良欲行貌位處也其空

聞人足音楚音空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歎音磬其側

者乎楚然行人之聲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美

牛集十一

乎以腐儒之空談與國士之勦說人主厭聞久矣宜魏侯之不啟齒今狗馬之喻乃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

則得心誠哉真人之言空谷之警歎也焉得不楚然而喜大悅而笑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

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慈非音久以肩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

營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先生老矣若肯就養則當備酒肉以養之

若有意于寡人則相與以圖社稷之利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

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

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無貴賤之分登高不可以

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貴賤所養之同猶登高下不可以為長短君獨為萬乘之

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

和而惡養神與養耳目鼻口異神好清靜耳目鼻口好嗜欲萬乘之君獨一國之力以供嗜欲第魄許之而神

不自許也夫神好清淨惟清淨則與五官調和而百體莫不從令視聲色臭味皆姦賊也神惡之不容而豈肯為其所牽

引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其天和不謂之病

而何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病之何哉於此可以深思而自得矣武侯曰欲

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也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愛民仁也偃兵義也

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曰始有君自

此為之則殆不成殆危也君以有心為仁義反危殆而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即欲成美名享

其利者少蒙其害者多非惡器乎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甚哉仁

可偽為也君欲為偃兵之形而適以造啟豐之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啟豐之形一

人之伐生變而外戰者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去 牛集十一

之宮鶴列陳兵也麗譙宮樓名徒步卒也驥騎射也錙壇社稷之地也人心本自清虛若忽然起念則是鶴列于麗譙之

間徒驥于錙壇之宮一室攢于戈矛而方寸之內皆戰場矣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

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

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原其愛民偃兵之初心不過藏仁要

機心也智法自機巧而出戰爭自智謀而生以此求勝快耳目之私是形與神交戰吾神受傷亦已多矣形疲神勞其戰

也果孰為勝乎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

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去其仁義之偽而反修道

德之真誠則與天地之真情自相應與萬物之真情不相拂民自脫于死又惡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

隗音委平具茨之山大隗大道也不見之于坦途而見之具茨之山是有茅茨以塞心故命七聖偕往或可不

迷方明為御一聖諱方寓言道之方所也二聖諱明寓言道之昭著也為御者賴二人知若駁而行若翼也

昌寓驂乘

二日為昌寓者宇宙也三聖何以名昌寓謂日在酉為將沉在東為方升命昌寓驂乘斯為永日而不畏

道阻且

張若謂明前馬

四聖為張若若者順也順乎道之自長耳然也謂者習也雙月為朋五聖名謂

明者謂諸盈虛消息之理故命

昆閻滑

音稽後車

六聖昆閻以司守為

名七聖滑稽多辯之人談言微中或可以合道命在後車將以載道使道而可載也七聖莫不載之而歸矣

至於

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襄者除也乃歷盡山城而至坦塗也仍望坦塗走為大道若走邪徑則旁門矣七聖

者七竅也今七聖皆迷非迷于

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

塗焉

無所問塗非路無行人也無知道之人耳童子乃未離未琢全真者之別號乾為馬坤為牛不言牧牛而言牧馬者

謂其能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也問塗非問路也暗指曰若知金丹大道何言不知是遵何道而為長生之塗也

具茨之山乎曰然

知茅茨之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庚

牛集十一

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牧民與又奚事

焉不必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

仙師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

乘何也日

襄城大道也日輪豈可乘仙師教我何日車晝夜輪轉將吾身之河車亦與日車同轉而不息必從大道中過而不明之

瞽病始少痊矣與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同旨童子以長者指吾之迷而因以指七聖之迷凡釋經起語皆云如

是我聞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

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

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

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奸乃謂馬難

調民難治非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智士無思慮之變則

不樂音洛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音嚴之事

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人情樂于自見而喜于有所試一無所

所偏故為招世之士興朝見以天下為已事招搖自中民之士

榮官庸常之士以筋力之士矜難難有力之士勝人之所難舉再敢之

士奮患自奮于憂患中兵革之士樂戰槁枯之士宿名士之任

皆以戰為樂士之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

貴際法家之上長于治世者章縫之士飭其容止者仁義之農

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音古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巨

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比合也農夫食力商賈歸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三 堯牛朱十一

權勢不尤九甚則夸音誇者悲勢謂權物謂物之徒樂變謂喜于

自炫者此去虛靜恬淡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

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聖人

之用則轉無為而為有為後天而奉天時也比於歲功四時

為之意若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于莊子曰射者非前

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弄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

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射以的

必中的而後為巧若非前期則中者皆弄矣人之是非莊子

曰然則儒墨楊秉四楊楊朱也秉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

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

履冰矣曾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冬至陽生故人喜

也至陰生故人喜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冷而履冰不栗

調瑟廢置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

陽相召未奇也堂室兩處各置一瑟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

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凡鼓瑟者必

弦動為其非音之君也若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乃是為眾音之主故鼓之而眾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于黃鍾之宮其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亦正理不足為奇且若是耶惠子曰今

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

也則奚若矣抗其詞以相諍厲其聲以相壓莊子曰惠子不知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 程疏三 平 牛集十一

為貴相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齊人躄音子於宋者

其命閻也不以完古人以別足守門故子欲為其求鉏刑鍾也

以束縛已子不欲其完而求鉏鐘則束之縛之必求其求唐子

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亡也子亡在外則當遠求他國而

不知深究精微遠討訓典徒執規規之辯終亦必失也夫楚人寄而躄閻者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楚有躄其

為閻人者不能自歸附舟而返夜之半足未離岸而與舟人鬪忘其濟已之恩適足以造怨果可以為是乎譏惠子亡其真宅之歸而與人強爭是非爭勝而已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負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

謂從者曰郢人墜泥音惡日漫其鼻端若蠅翼漫其鼻端若蠅翼薄之甚也使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瞑目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

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

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

矣吾無與言之矣匠石之質也質如繪事以素為質之質非立

不夫容之人則匠石無以施其巧故郢人死而匠石無為質矣無可與言運斤之道矣莊子抱道世無知音可與言之人

惟一惠子之雄辯差足以引發生平胸中之奇載管仲有病

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也則寡人惡

乎屬音燭托也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

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潔廉之人多又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束約其君以致聲譽下且逆乎民

強人以所難而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全牛集十一

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上忘人之畔我惟知反已愧

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以為明隰朋之行勿已則隰朋可矣

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

狙焉委音移自攬却音捷便見巧平王賣弄便捷王射之敏

給搏捷矢狙之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狙死而王顧見執矣

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子以至此殛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

色師其道德以鋤去驕傲之色去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最也形固可使

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

田禾齊君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賀其得賢我必先之先有以自見于外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自售彼故驚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

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之

徇名而喪實者吾悲之吾又悲夫悲人者悲人之喪而不知自悲其喪者吾又悲之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吾又悲夫悲人而為人所悲者吾又悲之其後而日遠矣其後道日加進不為

物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乎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因餘酒而陳善納誨曰丘也

聞不言之言矣聞聖人有不言之教未之嘗言未嘗以語人於此乎言之市南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全

牛集十一 上川上

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市南有熊

宜僚者善弄丸鈴楚與宋戰宜僚披胛受刃于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孫叔敖安寢恬卧養德于廟堂之上敵國

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攻我也敖在孔子前僚在孔子後蓋寓言也邛願有喙音三凡鳥喙

不能言彼之謂不道之道二子此之謂不言之辯自反故德總

乎道之所一識得一萬事畢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大知不知故知之所不知為至道無異名而德有四端故道之所一而德不能同知之所

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雖有強辯不能舉不知以示人名若儒墨而凶矣名雖

實不儒則儒之賊名雖墨而實不墨則墨之賊謂之凶人也亦可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

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蓋大無名相有心爲之尚

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德其可謂德乎

哉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

無失無棄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之備何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誠即釋氏所謂實際之理子綦有八子

陳諸前召九方歎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

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

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非望禦福有道

之憂惟知者能知之此子綦之所以憂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全 牛集十一 上廿

以識之而相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汝何足知其所自

來酒肉也吾未嘗爲牧牧養也而牂音臙也生於奧室西隅也未嘗好田

也畋獵也而鶉音純也生於突音要室西北隅也若勿怪何邪酒肉牂鶉非所致而皆為怪吾

所與吾子相也遊者遊於天地與天地為徒不與世俗為伍吾與之邀樂音洛於

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事功也不與之爲謀慮也不與

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自然也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

一委音威蛇音移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有功於物物乃

償之此其常也今吾無事功無謀慮無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撓委委蛇蛇不見有宜人之事而反以世俗之

幅償之殆怪微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世俗之福怪微也殆乎非我與吾

子之罪殆非我有怪行而得此俗償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

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驚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

乎則而驚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鬻於齊為躡

相果驗而怪微之說不誣矣渠公總屠者也當其街故常食肉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

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

人與人相食與音餘治貴無為而有心不免夫民不難聚也愛

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

之流弊必且無誠心行之者惟假之以濟其貪欲之私耳且假夫禽貪者器譬若貪禽者

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音一人

斧斲制物料以利天下譬之纜一割耳而生意已絕矣規割也斷者不可復續以器之不能復返為林喻仁義之不能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齒

牛集十一上八

返為道德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

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不以賢為尚也則賢不偽乃絕聖棄知之意有暖柔貌姝音樞者

有濡音濡需者需音須謂偷安須臾者有卷音權婁音攣者者所謂暖姝者學一

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音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未

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柔妖自足之人既以自媚因以媚人是以暖為足以姝為美不知天

下有至足至美者在而太虛之中一物不着亦未之知也濡需者濡滯而有需

安于卑汗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圖奎蹄曲隈豕之

鬣蹄之曲日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喻人之托身于權勢而一且與之同禍患猶豕蝨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由此塗而進者與之同福亦必由此塗而退者與之同禍也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卷婁者舜也卷婁自苦之貌言修德之人人歸而已勞苦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

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

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山不生草木曰童曰冀得其來之

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

婁者也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之行亦羶也而後堯舉之冀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舜日兢業于萬幾之煩不得休

息則為所苦矣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眾至

所歸也情不一則不比而難和同矣不和同必思以同之則有所損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

德煬音樣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言無心于天下庶以養德而全真於蟻棄知

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微物也而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于物矣羊至愚也猶以氣羶而聚蟻則不能

無意矣必如魚之相忘于江湖斯得矣三喻可稱奇絕表真人之忘情也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全

牛集十一

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以目視目不過見其所見以耳聽耳不過聞其所聞

惟以目視者而復吾心視以耳聽者而復吾心聽此之謂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常也如繩之平而人無參差之嗟其變也

如循環然而我無怨尤之念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無為自然而不以已

與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者得何

物得此不生不死之道也其得生而失死宜矣何以曰得死而失生哉蓋凡人心生則神死故曰得生失死真人心死則

神活故曰藥也均之其實莖頭也也桔槔也雞壅也其實豕

零猪也是時為帝者也帝君也用藥有君臣佐使之宜故藥亦遞為君用者得不用者失矣何可

勝言謂不止于上品之藥物而已也句鉤踐也以甲楯音盾三千棲於會稽唯

種姓文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知國

亡而不知其身之生殺豈尺有所短耶故曰鴟目有所適夜能撮蚤而晝不見泰山目有所適

也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鶴脰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謂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風與日吹而晒之則水易潤皆於河有損

使風日守此河而不去而河終不為損而攫拂以水有本源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生于土而不離土影生于人而不離人審猶定也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

石吸鐵狸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自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眩耳之於聰也殆聲令耳聾心之於殉也殆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所謂人心惟危也凡能其於府也殆靈府瑩然一物不着

吾之府釋氏以能所殆之成也不給也及改禍之長也茲萃其為障礙障礙非殆乎

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及其未殆而改之可也殆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矣

牛集十一 六〇八

成將不及改而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由人自取以為功能故不覺狗象而喪心耳殆之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

故世人溺于聲色心息之欲如寶然自安其危而利其災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

問是也身為國精為民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耗其精而不知止也其國必亡而身從之

喪也不問是者謂不講求於是而莫之救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

而後善博也蹶亦踐也足之所踐雖無幾然必有餘地而後可以致遠若容足之外視為無用而削去之其何以

縱步而前以收善博之功耶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人之知不過聞見而其知有限然必無知者而後能無所不知德性人人所本有吾不恃聞見而恃不知之申

有心領神會德性之根源則知天矣知大一一即太極也渾淪已判知大陰無

極也渾淪未判一團純陰所謂陰含陽也而為大陰乃混沌世界纔有陽便分陰而為太極天地闢矣知大目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件件知天均一物無陰陽而為大

有名目矣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均所謂萬物統也知大方八方之盈風氣不同師曠考鍾聲而知體一太極是也知大方運之盈虧歌南風而即知楚之不競是知大信識盈虛消息之理知大定造化有密移者有一定也進退存亡之道知大定而不易者如四時之不

爽治亂至矣人能知此上七者則無加矣大一通之貫萬也一之循環所不知而無以加矣大一通之以貫萬也一

大陰解之

天地間陽明而陰暗然暗中藏明乃真陽也明中藏暗乃真陰也故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楞嚴

經云處明不見暗中之一物大目視之兩目所見能幾何太處暗能見明中之萬形本此大目視之上云不出戶知天下

不窺瞞見天大均緣之緣因也釋氏以兩人相遇為有緣何道即大目也其小也不知道非一人之道乃天下

之所同得而為大均凡志同道合者為有大方體之大方無緣無論天下即尚論古人亦為大均之緣大方體之隅渾然

與我為一體然天地無體以太虛為體我大信稽之小信或心能包虛空是虛空無體又以我為體也以言語

為期或以命令稽考若大信則人之一身與造化通修道者有一分行持則有一分效驗十分行持則有十分效驗皆可稽

考大定持之吾儒以知止為定釋氏先戒而後定此之大定即玄門靜處煉氣以定為定關處煉神以不定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三

全

牛集十一

為定非大盡有天凡學道者陰不盡則與天遠惟陰盡循有定持之乎而後陽純天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循有

照

誠則明矣吾儒以誠為照釋氏戒定慧以定為照莊老之照照於盡有之後乃循其天神天明自然不卜而知吉凶禍

矣夫樞所以主宰乎造化者彼即昭昭之外冥有樞始有彼有倫類即知北遊所謂有倫生于無形是

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似不知而

後知之

凡物之解與知皆可以着其才情知識而道則無所用其才情知識故以不解解之而後為真解以不知知之

而後為真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涯而不可以無涯又為初學立真知箇方便法門

蓋問則自外而入與不解而解不知而知者何啻天壤但下學鈍根非問則無門可入耳造化之理放之則瀾六合不可

以有崖卷之則退藏音滑音有實韻謂升降上下滑謂流於密又不可以無涯音滑音有實韻謂升降上下滑謂流

造化之妙若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無而實有也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

窮何有則可不謂有大揚摧音角商乎闔不亦問是已何不虧損音角商則可不謂有大揚摧音角商乎闔不亦問是已何不

造化奚惑然何以惑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之理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乎至於大不疑矣

復圭子曰居廟堂者以廟堂為適以山林為勞此魏武侯之所以勞徐無鬼也而不知山林非勞廟堂為勞何也君將任嗜欲則耳目快而性命病矣君將黜嗜欲則性命全而耳目病矣武侯鈍根不可與言性命此其所以不對也徐無鬼於是相狗馬之說進狗有下質中質上質之殊馬有國馬天下馬之異夫士亦有國有天下也武侯不知而女商亦不知也謂吾君不可以詩書禮樂說亦不可以金版六爻說此其所以不啟齒而笑而反笑於狗馬之說也徐無鬼曰吾聞越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矣

牛集十一
八十三

之流人去國漸久其見人也愈疏而愈喜非好疏也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也夫逃虛空者山逕之間不聞人聲而聞足音亦其所喜况有兄弟親戚之聲歟于側其喜又當何如今魏侯廟堂之上羣臣皆凡品久矣夫魏無真人而性命喪故亦無真人之言與吾君道而性命之學莫傳矣魏武侯欲以酒肉而養賢為社稷之福可謂能養賢乎徐無鬼曰凡人皆以君居廟堂為樂吾以君為神瘁而形疲也蓋人有貴賤而養無貴賤亦猶登高者不可以為長居下者不可以為短何也形濁而神清君竭一國之物力而養形于形為一時之快于神為拂其清淨之常久之神瘁而形亦疲矣故君非勞我而

我勞君也武侯求其說而不得以愛民爲仁偃兵爲義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姑息者慮也偃兵造兵
之本也爲防弛者危也此二者不惟不成其爲仁義卽欲成
美而受其利者少蒙其害者多非惡器乎甚哉仁義之不可
僞爲也君欲偃兵而適以啟釁其形一成未有不招伐生變
而外戰者雖然兵固不可偃而亦不可生也君無以麗譙之
間而起戰陣無以鎗壇之宮而布騎射夫兵爲凶器亦逆事
也巧計也詭謀也勝負之機也君豈可以此而取勝哉天下
未有不緣戰而殺人士民兼人土地者戰而不勝其禍不可
言卽戰而勝而君之形神亦已弊矣故與其決勝負于郊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八上二

不若決勝負于方寸使欲消理完渾然真誠應天順人而民
自無死地矣又何必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七
聖輔之而迷其大道寓言人有七竅聖智且迷見大道不可
以知知也而遇童子童子無知也惟無知者爲能知道故黃
帝因問治天下之道小童曰予少而有迷瞶之病有長者教
予乘日之車則不倦矣遊於襄城之野則不迷矣告若以牧
馬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因牧馬而知牧民亦去其害民
者而已矣夫人情之所偏亦有害也知士樂變辯士樂序察
士樂紛皆喜於自見其長者也又有招世之士願興於朝與
中民之士以官爲樂者無以異筋力之士矜人所難與勇敢

之士不畏憂患者無以異戰危事也而兵革之士則樂之名
虛幻也而枯槁之士願宿之民難齊也而法律之士思廣治
之修容止者必其好禮樂者也欲乘時者必其負仁義者也
此數者盡乎士之品農夫囿于草萊故其所比亦草萊商賈
囿于井市故其所比亦市井庶人有常業則安于生百工有
精技則壯于氣貪夫狗財夸者慕勢與人爲徒者樂更張紛
紛然內外馳而不思其性命之情也哀哉莊子與惠子曰射
不必中的則人皆可羿也是不必公是則人皆可堯也然則
儒墨楊秉四者與夫子爲五其孰是耶抑若魯遽耶彼謂其
弟子冬襲鼎而夏造冰者爲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道也乃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卒

牛集十一
又上三

堂室各置一瑟鼓此宮而彼宮動鼓此角而彼角動猶爲音
律之同也又改調一弦而二十五弦皆動者以黃鍾一聲爲
眾聲之君也且亦若是耶惠子猶然不知其非而與儒墨楊
秉抗也可乎譬之齊人爲子求闔不欲完子而欲完鐘求亡
子不出乎方域而聽其遺失楚之闔者忘舟人濟已之恩而
反與之爲仇也甚矣惠子之強辯也他日莊子過惠子之墓
顧謂從者曰郢人有以堊漫其鼻如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
成風堊盡而鼻不傷郢人不失容宋元君聞之欲使試其技
匠石曰吾能運斤以郢人爲質非立不失容者無與施其巧
自若人之死吾亡吾質亦無可與言運斤之道矣今惠子已

死與吾對談者何人乎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寡人欲屬國於鮑叔牙管仲曰其爲人廉潔善士也不如已者不能容人有過者不能忘恐上之倖乎君而下之繩乎民君將罪之何可使之治國也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其賢而下忘其畔恥其君之不如皇帝而哀人之不已若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世之以賢臨人視朋之以賢下人者其得失遠矣國有所不聞慮民窮也家有所不見憂國卹也吳王登乎狙之山眾狙皆逃有一狙焉以見巧于王而被執嗟乎狙猶以伐能而取殛况乎人可以色驕人哉顏不疑於是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南伯子綦隱几而坐顏成子入見曰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八十三

夫子物之尤也形可使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乎南伯子綦曰吾嘗居山穴之中自以爲人不知也齊君一見我而齊國人三賀之我不怪彼之知之而怪我之先自見也不怪彼之驚之而怪我之先自賣也不然則彼惡從而知之又惡從而驚之哉嗟乎名之著實之喪也吾悲人之喪實者又悲人之悲人者又悲人之悲人而不自悲其悲者與道爲愈遠矣仲尼之楚禁王觴之孫叔敖執爵市南宜僚祭酒曰古人嘗以此進言仲尼曰邴聞有不言之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皆未嘗言也邴願有喙三尺烏容言哉彼二子爲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道雖散之

而爲萬而總歸于德之一言之所知有限而休乎知之所不知無窮道止于一而德則不能分途也知極于不知而辯則不能以恍惚逞也吾恐儒墨分而學術裂矣惟聖人者出而與造化爲徒有大美而不居其功其道大故其人亦大觀之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乃知聖人不自大愈增其大夫大則備矣胸中包羅萬象萬物不爲有餘一已不爲不足一時可也千古可也而大人之誠與之爲不磨子綦以八子問九方歎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祥將食與國君同子綦出涕而九方歎以綦爲禦福子綦曰歎亦知酒食之所自來耶吾未嘗牧養而牂生于奧未嘗田獵而鶉生于突且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集十一
又上三

得謂之怪耶不得謂之怪耶夫人有世俗之功卽宜有世俗之賞今相也有事功乎有謀慮乎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無其功而獲其福殆怪徵也而我與吾子未嘗有怪行吾是以泣無何而相爲盜所得刖其足而鬻於齊爲闔者終身食肉而終九方歎之皮相雖有驗而怪徵之說果不誣矣許由當堯之世而思以逃之曰堯之爲人也藏仁以要人吾恐適以啟後世不仁之端今之聚民者不過愛之利之譽之去其所惡而已皆仁義也仁義可行之以示公亦可竊之以濟私譬之假貪禽者以網罟其爲害也不滋甚耶亦猶一人初操刀制器以利天下不知規爲一割之頃朴散爲器而利

之之時已寓賊之之機矣非絕聖棄知不尙賢者安知此道哉莊老看天下三品人雖有暖姝濡需卷婁之不同以言乎失性殘命則一也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自媚媚人而不知道無我相亦無人相暖暖姝姝爲此柔妖胡爲者也有濡需者猶豕蝨擇疏鬣乳股而處之自以爲安不知屠者一旦鼓臂操烟火而蝨與豕俱焦也然則天下有托身豪門由此域而進與之同福亦由此域而退與之同禍遲滯觀望爲此濡需胡爲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故人歸之而招堯之舉至于衰老形勞心瘁而不得休息兢兢業業何乃自苦爲此卷婁胡爲者也是以神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三

牛集十一
X 上 上 二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棄蟻知棄羊意同魚忘故目內視耳內聽心內存其準如繩之直其變如環之循純如天運之自然而不以人參之古之真人知心生則神死得非真得而失爲真失甯心死則神活得爲一得永得而失非果然有所失也猶藥有君臣佐使之宜且時爲帝也况於人乎大夫種能知越之以亡爲存不知敵國破謀臣亡乃其身之所以愁也故曰鴟目雖明不能晝見鶴脰雖長不可使解風日雖有損于河而不能涸有源之泉水之守土也人知之影之守形也人知之至于物之守物如磁石之吸鐵也乃一氣之制服也非知道者曷敢言之世有目窮于明耳窮于聰猶其小

也至心窮於狗則未有不爲靈府之累者視外誘之攻我不以爲已賊而反以爲已寶聽其精竭身亡而不知講求性命之道也哀哉知足有不踐之地而後可以壯人之踐則知人有不及知之知而後謂之爲知天道原於一大一道之始也道含於陰大陰道之母也道竅於明大目道之神也道統於同大均道之布也道散於方大方道之殊也道應於時大信道之徵也道司於契大定道之止也故知大一則數者皆知矣故物有通必有不通而大一則無通而無不通物有解必有不解而大陰則無解而無不解視有到必有不到而大目則無視無不視凡緣有遇有不遇而大均則無遇無不遇凡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三

卷

牛果十一

物有體有不體而大方以太虛爲體無體而無不體凡信有可稽有不可稽而大信則無稽而無不稽凡定有持有不可持而大定則不出中央以應無窮無持而無不持此之謂人盡天純定後生照冥冥有主宰斯昭昭有倫類似解不解似知不知故以有涯求之不得而以無涯求之亦不得俯仰上下莫非造化之昭著也進退古今不見造化之成虧也疑其無則惑於有疑其有則惑於無非有非無有不惑也者而後能大不惑